

英華

白寿彝  
郭预衡

启功  
李修生

主编

文史

编年卷

何兹全 郭良玉编

湖南出版社

# 文 史 英 华

白寿彝 启 功

主编

郭预衡 李修生

## 编 年 卷

何兹全 郭良玉 编  
樊善国 注

●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

湖 南 出 版 社

〔湘〕新登字001号

责任编辑：曾大力  
特约编辑：易孟醇

**文史英华·续年卷**

何兹全 郭良玉 选编  
樊善国 注

\*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375

字数：310,000 印数：1——5,000

ISBN7—5438—0656—8

K·117 定价：13.00 元

## 题 记

本书是文史名著的选本，按着不同的体例，区分为群经、诸子、纪传、编年、典志、学案、史论、散文、辞赋、诗、词、散曲、戏曲、小说、文论等十五类，每类自为一册，共十五册。在旧日的四部分类法中，经和子是在史部集部之外，各为一类。本书是把这两类作为史书的特殊形式来处理的，所以全书的标名也就以文史二字来概括了。

选本的工作起源甚早。据旧史相传，孔子是第一个选本专家。所谓“删诗书”，就是他的选本成果。后来梁萧统的《文选》，宋李昉的《文苑英华》，都是选本的大宗。清人的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也都是著名的选本。近数十年来，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释义》、《古文啖凤》等书，因篇幅不多，便于诵习，流传较广。这些选本都各有其历史的背景和编撰上的特点。本书面向目前读书界的具体情况，是为大学生、中学教师及一般干部在文史著作方面提供的适当读物，希望做到既博又精。所谓博，是指上下两三千年文史各体具备。所谓精，是指所选作品，文、情、道、义必有所当，读者既可以通过对本书的泛览得窥我国文史名著的大概，也可以随其所好反复诵读，不断提高其辨析古人著作的水平。本书当有不少错误和缺点，欢迎读者指正。

本书的编选，在1982年已开始酝酿。1985年，启功同志、郭

预衡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作出了规划，并着手进行。因人力的不足和出版单位的不能确定，工作开展不甚顺利。1987年以后，李修生同志承担起全部的组织工作，工作进度在逐步加快，以至于全书完成。湖南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的支持，劳柏林、易孟醇、胡昭镨、徐日晖、曾大力等五位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们在此表示感谢。

**白寿彝**

1992. 4. 10

## 前 言

孟子说：“读其书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孟子的意思是：读了一本书，知道书的内容了，还应知道书的作者的思想 and 生平。孟子的话，有道理。现在作《文史英华·编年卷》，因为主要取材于《资治通鉴》，就应该了解《资治通鉴》，了解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。

司马光，北宋陕州夏县人（今山西夏县），生于真宗天禧三年（公元1019年）。仁宗宝元初（公元1038年）中进士。进入仕途后，或在朝廷，或在地方。哲宗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，还作了几个月的宰相。这年九月去世。享年六十八。

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。神宗时，王安石作相，主持变法；司马光站在新法的对立面，反对变法。由于赋役苛重，土地兼并集中，民生困苦，北宋中叶社会矛盾已相当严重。仁宗时期以来，改革变法的要求，就常有人提出。范仲淹主持了“庆历（仁宗年号）新政”。但失败了。神宗时，又有王安石变法。

变法是好的。新法如能实行，对人民对朝廷都有好处。但中国是个统一的大国，行政大权操在庞大的官僚机构手里。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，在历代皇朝除开国初期还比较清廉外，一般都贪污腐败，欺压人民。到他们手里，什么利国利民的好办法，都会变质，成为压迫人民、剥削人民的新手段。王安石变法，就失败在官僚手里。

司马光所信奉的是儒家思想，圣君贤相施行仁政。他反对新政，反对变法，但他并非和腐败官僚沆瀣一气的人。苏辙批评他“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”。诚是司马光律己处世的准则。诚以律己，诚以待人。在政治上，他提出“任官以才，立政以礼，怀民以仁，交邻以信。”可以想见，此公是有些不谙时事的，不达吏治，不认识人。他是个读书人，不是政治家。他有政治理想，此理想是复古的。时势把他推上政治舞台，使他这个“忠臣贤相，正人君子”演了一个反面人物。

司马光一生的成就，在作学问上，他撰著了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。

司马光开始撰写《通鉴》，是在英宗治平三年（公元1066年）。英宗于崇文馆设置修书局，命司马光自选官属，帮他修史。神宗元丰七年（公元1084年），全书完成，前后历时十九年。开始编写时，尚无书名，只称“历代君臣事迹”，神宗初始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。

司马光写书的目的，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以古为鉴，资当世之治。他在《进书表》里说：“伏望陛下……时赐省览，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懋稽古之盛德，跻无前之至治，俾四海群生，咸蒙其福，则臣虽委骨九泉，老愿永毕矣。”神宗为《资治通鉴》所预制的序也说：“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。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……《诗》云：‘商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故赐其书名曰《资治通鉴》。”

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实在是至为切合的。

司马光撰史，是实事求是的。他以史为鉴，要以史为当前政治服务，但他决不歪曲历史，伪装打扮历史以符合他的要求，而是实

事求是，以历史的真实为他的政治服务。效法历史上好的，鉴诫历史上恶的，让历史本身说话。他只是常在历史事实叙述清楚后，来一段“臣光曰”以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评论，于评论中申说他的意见，也就表明了他以史为鉴的态度。

所谓“实事求是”，是要受作者世界观的局限的。因之“实事求是”中也就必然有主观成分。在今天，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，有了辩证法，有了唯物史观，我们研究历史、论述历史，仍然常常各有所“蔽”，也就难以苛求古人比我们更高明了。司马光能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叙述历史，已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了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通史，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止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前后历战国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，共1362年。全书二百九十四卷，约三百八十万字。

协助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的有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，都是当时的名家。大体言之，刘攽助修战国秦汉，刘恕魏晋南北朝隋，范祖禹唐五代。跟随司马光时间最长的是范祖禹，年龄也以他最小。

他们的工作，多是排比材料，依内容年代汇为长编，而删繁补缺，考订史实，整齐文字，最后定稿，则由司马光亲手完成。他带着书局，在洛阳十五年，专修《通鉴》，历尽苦劳。他给宋敏求的信说：“自到洛以来，专以修《资治通鉴》为事。于今八年，仅了得晋、宋、齐梁、陈、隋六代以来奏御。唐文字尤多，托范梦得（范祖禹字）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，每四文截为一卷。自课三日删一卷，有事故妨碍则追补。自前秋始删，到今已二百餘卷，至大历末年耳。向后卷数又须倍此，共计不减六七百卷，更须三年，方可粗成编。又须细删，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。”他们日日夜夜，勤苦撰著，司马光说是：“研精极虑，穷竭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。



简牍盈积，浩如烟海，抉摘幽隐，校计毫厘。”（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）。司马光一生精力，可谓尽瘁于斯。他自己说：“今骸骨癯瘠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（同上）。《资治通鉴》博采诸史、文集、小说等二三百种，前后文风一致，可见是出自司马光一人之手。温公真是苦矣！

司马光作官掌权的时间不长，是他的幸运。以他的迂阔，不达世故，满脑袋歌颂三代的思想，作官越高越久，过失就会越多越大。政治上的投闲置散，却成全了他，使他写出《通鉴》巨著，取得和司马迁并列的历史地位，被称为史学史上“两司马”。

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不可不读胡三省注。胡三省，南宋末到元初台州宁海人。生于宋理宗绍定三年（公元1230年），死于元成宗大德六年（公元1302年），年七十三。他注《通鉴》前后用了三十年的时间，中经战乱，手稿全部散逸，后又重新作起。他的坚毅精神，和司马光一样令人敬佩。

胡注包括音读、训诂、典章、制度，对于官制演变，地理沿革，考订尤详。

二十四史成书在《通鉴》前的有十七史。司马光已患“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，读之不通”，因而才有编撰《通鉴》的设想。但《通鉴》有六百多万字，对一般读者来说仍是“文字繁多”的。司马光自己就说过：“修《通鉴》成，惟王胜之借一读；他人读未尽一纸，已欠伸思睡”（胡三省《新注〈资治通鉴〉序》）。这话当是司马光的谦虚，《通鉴》叙事，如讲故事，引人入胜，哪有未尽一纸，已欠伸思睡的？但文字繁多，自是一个问题。

此外，《通鉴》中，有些内容并不为今天我们一般读者所必需。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，我们仍有再精简选出英华部分作为一般读者学习《通鉴》的课本之用的必要。

选一本《通鉴》读本,是我多年的宿愿。五十年代我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上“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”课,曾选了一些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材料,让学生课外阅读。当时就想:《通鉴》融汇前代史籍,写出五代以前历朝兴亡盛衰史,不但大学生应读、必读,就是中小学历史教师、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、国家干部以及社会上一切对历史有兴趣的人,为了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,加深文化修养,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大势,吸取历史经验教训,提高处理事务的眼光和工作能力,都应该一读。因此,多年来我就想以大学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为纲,参照社会需要,选出一部《资治通鉴》读本来,直到今天才算有了这本《文史英华·编年卷》的出现。

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。太空这么大,地球围着太阳转,每年都分秒不差,没有规律是不可想象的。历史发展也是有规律的,没有规律,便没有历史科学。人的智慧,来自实践,历史就是人类过往实践的总库。我们常说“鉴往知来”、“不按历史规律办事,终要受历史的鞭挞”,就是由于历史可以给我们智慧,给我们才能,使我们高明,能高瞻远瞩,少犯错误。

在选这本英华时,心中常悬着三个目标:一是给读者一些系统的、概略的、必要的中国古代史知识;二是鉴往知来,有益于理解当代的经验教训;三是善恶分明,以历史自身显示什么是善良,什么是丑恶,有益于品德修养。这也是《通鉴》原有要求。司马光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,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和我们是不同的。但他的书是“鉴”(镜子),我们读他的书是利用他的书,我们是“借鉴”了。

南宋袁枢有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袁是名家,纪事本末体就是他创始的。就用他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作《通鉴》“英华”不好吗?何必另选?

另选的必要在于：一、对于要选的内容，看法不一致，袁枢选的我们不一定选；二袁枢选材杂了些，往往一题之下有好多内容，如在《秦并六国》题下，把战国史都写进去了；三、分量上还是多了些。有此三者，还是另选好。

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是两部好书，是诗文英华。《文选》当然更有贡献。三书都是选本，都是英华，也都是读本。这本《文史英华·编年卷》，自然是不能和这些书相比的，但我的确也心向往之。

这个本子是我和我爱人郭良玉同志两人合选的，她的劳力比我更多些。作注是个费时的工程，由于我们没有时间，全部注释工作请樊善国同志担任。

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，再作修改。

何兹全

1992. 1. 30.

# 目 录

## (1) 前 言

- (1) 一 三家分晋
- (7) 二 魏文侯用贤才
- (14) 三 桂陵、马陵之战
- (19) 四 商鞅变法
- (28) 五 合纵连横
- (43) 六 胡服骑射
- (49) 七 楚怀王死于秦
- (51) 八 乐毅下齐
- (58) 九 田单复国
- (65) 一〇 范雎说秦王
- (71) 一一 负荆请罪
- (72) 一二 长平之战
- (78) 一三 信陵君救赵
- (85) 一四 匈奴始大
- (87) 一五 秦灭六国
- (97) 一六 创建一统大帝  
国
- (107) 一七 秦末大起义

- (118) 一八 破釜沉舟
- (123) 一九 鸿门宴
- (129) 二〇 韩信拜将
- (133) 二一 垓下之围
- (138) 二二 萧规曹随
- (139) 二三 文帝尊法
- (143) 二四 吴楚七国之  
乱
- (154) 二五 文景时代
- (157) 二六 董仲舒对策
- (165) 二七 出兵闽越
- (171) 二八 北击匈奴
- (182) 二九 通西南夷
- (185) 三〇 灭南越
- (190) 三一 通西域
- (198) 三二 平准均输
- (203) 三三 戾太子悲剧
- (215) 三四 轮台诏
- (218) 三五 苏武、李陵
- (228) 三六 霍光、上官桀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         | 争权      | (324) 四六 | 宦官、党锢 |
| (233) 三七 | 废昌邑,立宣帝 | (344) 四七 | 黄巾起义  |
| (256) 三八 | 赵光国征羌   | (351) 四八 | 董卓之乱  |
| (266) 三九 | 王莽改制    | (359) 四九 | 官渡之战  |
| (273) 四〇 | 绿林、赤眉   | (372) 五〇 | 赤壁之战  |
| (280) 四一 | 王莽败亡    | (384) 五一 | 夷陵之战  |
| (291) 四二 | 东汉建国    | (391) 五二 | 诸葛亮北伐 |
| (301) 四三 | 班超出使西域  | (402) 五三 | 司马懿夺权 |
| (308) 四四 | 外戚窦宪    | (408) 五四 | 灭 蜀   |
| (315) 四五 | 跋扈将军梁冀  |          |       |

## 一 三家分晋<sup>①</sup>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四〇三年)<sup>②</sup>

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<sup>③</sup>。

初，智宣子将以瑶为后<sup>④</sup>，智果曰<sup>⑤</sup>：“不如宵<sup>⑥</sup>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<sup>⑦</sup>。美鬓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<sup>⑧</sup>，伎艺毕给则贤<sup>⑨</sup>，巧文辩惠则贤<sup>⑩</sup>，强毅果敢则贤；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<sup>⑪</sup>，其谁能待之<sup>⑫</sup>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智果别族于太史<sup>⑬</sup>，为辅氏。

赵简子之子<sup>⑭</sup>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。将置后，不知所立，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<sup>⑮</sup>，以授二子曰：“谨识之<sup>⑯</sup>！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辞；求其简，已失之矣。问无恤，诵其辞甚习<sup>⑰</sup>；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<sup>⑱</sup>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

简子使尹铎为晋阳<sup>⑲</sup>，请曰：“以为茧丝乎？抑为保障乎<sup>⑳</sup>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！”尹铎损其户数<sup>㉑</sup>。简子谓无恤曰：“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<sup>㉒</sup>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<sup>㉓</sup>。”

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<sup>㉔</sup>，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蓝台<sup>㉕</sup>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<sup>㉖</sup>。智国闻之<sup>㉗</sup>，谏曰：“主不备

难<sup>⑤</sup>，难必至矣！”智伯曰：“难将由我。我为难，谁敢兴之！”对曰：“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<sup>⑥</sup>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？不见是图。’<sup>⑦</sup>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弗备<sup>⑧</sup>，曰‘不敢兴难’，无乃不可乎<sup>⑨</sup>！蝼、蚁、蜂、蜚<sup>⑩</sup>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！”弗听。

智伯请地于韩康子<sup>⑪</sup>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“智伯好利而愎<sup>⑫</sup>，不与，将伐我；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<sup>⑬</sup>，必请于他人；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”康子曰：“善。”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<sup>⑭</sup>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曰<sup>⑮</sup>：“何故弗与？”桓子曰：“无故索地，故弗与。”任章曰：“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；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<sup>⑯</sup>；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《周书》曰<sup>⑰</sup>：‘将欲败之，必姑辅之。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’主不如与之，以骄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<sup>⑱</sup>，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<sup>⑲</sup>！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复与之万家之邑一<sup>⑳</sup>。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<sup>㉑</sup>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赵氏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<sup>㉒</sup>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<sup>㉓</sup>，又毙死以守之<sup>㉔</sup>，其谁与我<sup>㉕</sup>？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<sup>㉖</sup>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<sup>㉗</sup>，又因而杀之<sup>㉘</sup>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<sup>㉙</sup>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<sup>㉚</sup>。”乃走晋阳<sup>㉛</sup>。

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<sup>㉜</sup>，城不浸者三版<sup>㉝</sup>；沉灶产蛙<sup>㉞</sup>，

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<sup>⑤</sup>。魏桓子御<sup>⑥</sup>，韩康子骖乘<sup>⑦</sup>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”。桓子肘康子<sup>⑧</sup>，康子履桓子之跗<sup>⑨</sup>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<sup>⑩</sup>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<sup>⑪</sup>。絺疵谓智伯曰<sup>⑫</sup>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<sup>⑬</sup>？”絺疵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之兵以攻赵<sup>⑭</sup>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人马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“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<sup>⑮</sup>，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？”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<sup>⑯</sup>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悛<sup>⑰</sup>。絺疵请使于齐<sup>⑱</sup>。

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<sup>⑲</sup>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智伯帅韩、魏以攻赵，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”二子曰：“我心知其然也<sup>⑳</sup>；恐事未遂而谋泄，则祸立至矣。”张孟谈曰：“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？”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<sup>㉑</sup>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<sup>㉒</sup>，襄子将卒犯其前<sup>㉓</sup>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氏之族。唯辅果在<sup>㉔</sup>。

三家分智氏之田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器<sup>㉕</sup>。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刑人<sup>㉖</sup>，挟匕首，入襄子宫中涂厕。襄子如厕心动<sup>㉗</sup>，索之，获豫让。左右欲杀之，襄子



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！吾谨避之耳。”乃舍之。豫让又漆身为癞<sup>①</sup>，吞炭为哑。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为之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<sup>②</sup>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邪<sup>③</sup>？何乃自苦如此？求以报仇，不亦难乎？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为臣<sup>④</sup>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吾所为者，极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。”襄子出，豫让伏于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；索之，得豫让，遂杀之。

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后。封伯鲁之子于代<sup>⑤</sup>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；立其子浣为赵氏后。襄子卒，弟桓子逐浣而自立；一年卒。赵氏之人曰：“桓子立非襄主意。”乃共杀其子，复迎浣而立之，是为献子<sup>⑥</sup>。献子生籍，是为烈侯。魏斯者，魏桓子之孙也，是为文侯。韩康子生武子；武子生虔，是为景侯。

①《三家分晋》节选自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。三家分晋后，晋国变成了魏、赵、韩三国，加上原有的齐、楚、燕三国，称为关东六国，与位于关中的秦国相抗衡。从三家分晋（前403年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（前221年），总共182年，这个历史时期被称为战国时期。《资治通鉴》记事始于此年，同时又追记了魏、赵、韩三家灭智氏的经过。“三家分晋”以及以下各篇的题目都是本书编选者所加，下同。②周威烈王：周朝天子，名姬午，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2年在位。括号中的公历纪年为编选者所加，下同。③指周威烈王于这一年开始封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在此之前，他们三人只是晋国的正卿。魏舒为晋正卿，三世传至魏斯；赵盾为晋正卿，六世传至赵籍；韩厥为晋正卿，六世传至韩虔。④初：当初。智宣子：名申，当时是晋国的卿。瑶：智宣子之子，即智伯，谥襄子。